

短宣手记 (#5)

荷兰短宣后的回程

林俊

#1 - 客旅之累

结束在荷兰为期半年的短宣，我执拾行李回香港，却万没想到那么难！

难在什么？当然是别离的愁，为什么有愁？事因多月以来，在荷兰短宣的所见所闻，叫人难忘！

我是客旅，也是个六十三岁的大叔了。可能是这个心态，所以不想虚渡光阴，想把握时机，做最该做的。

如此心境，却又无可奈何必须执拾行李。其实我去了那么多次短宣，执拾行李按理本应是惯性行动，事在必行，然后道别。

但这回执拾行李极具挑战性，因为航空公司托运行李，总重量六十公斤限制，这是我从未预期的难事。原来连执拾行李和频频搬家，也是宣教体验的一部分。头脑的理解是一回事，但感受、情绪，却是另一回事！

负面情绪，使人做起事来提不起劲，很多思潮令人感受「 deadline 」的压力 (要上机了)，强迫自己执拾「细软」和「大硬」。很感谢神，为我预备数位同情我的弟兄姊妹，和我同赶 deadline。甚至陪伴赶到机场闸口，总算完成「 deadline 工程」。

他们不单和我同执、同搬、同洗、同行。还愿意保存我的剩余物资，并为我分发给相关人仕。我也再次遇上一班和我同生共死(死线)的手足。有些是年届七十，却又搬、又运、又载。有些又提供地方，给我储存东西。我很感动有这些「义气手足」。

我也不能不感激在心灵上，给我支持的「喜乐小组」，他们是谁？

事缘在疫情期间，我按执事们提议，每晚举行网上聚会，及训练课程，他们就是这期间，孕育出来的一小撮人。

我们每周三次聚集在一起。小组由大到小，都给我喜乐，他们当中包括婴孩、少年人、加上数字做妈妈的。此外，又有平日很少或不稳定地出席主日崇拜的中年弟兄。大家决志一起过团契生活，互相劝勉、彼此帮助，在灵性及日常生活中互相交流中，学习代祷和扶持，我在其中也享受到小组的温暖。这次的离愁别绪，幸有这小组的支持，加上许多弟兄姊妹问候和祝福，又有内容十分温馨和丰富的欢送会，我才能像轻舟静越万重山般渡过离愁苦海。

上述这些美善的教会生活，已深深地铭印在我心中，他们是和我一同踏上「客旅的宣教」之路。宣教之疲累，在于宣教人决意走典型的客旅人生。我今天短宣一年，就是这样牙牙学语地，开始踏上了「客旅人生宣教路」了。



各位，我已经在下午四时平安抵港，但是在机场折腾近五个小时，仍然在机场排队，估计到酒店隔离一天，知道检测报告后始能回家。

刚才过关时，海关人员「欣赏」我行李内所有东西，每件都要拿来看看或研究，行李也检查近一小时，又问许多去荷兰宣教的许多问题！现在终于可以排队去酒店，等明天的检验报告，才能返家隔离十四天。

#2 - 过关

我从不为返香港过海关忧虑过，但今次由荷兰回港，由黄昏开始，经过五小时的折腾，要做肺炎检测。到出禁区前的海关，已是近凌晨了，没有东西进肚子，也累得快熬不过去，但是期待快点到酒店洗个热水澡，赶快歇息，因为在机上几乎没有睡过。以往通过这里，无论带多少东西，我都未被查过。怎料就在这时候被海关人员，拦截检查。

我大小行李及袋子共七件，每件都检出来细意研究是什么？又不断提问：「这个是什么」？因为他们看不懂荷兰文。为何带这个？去荷兰干嘛？为何去一年...？我心里不禁提问：「你们手上的手套是新的吗？你摸透我每件东西衣物，我全部都要洗过」！检查后放回去也很差劲，这样扰攘了差不多一个小时。离开时十分气愤和不安，暗忖为什么要这样检查我？我是否已被列入黑名单中？香港怎能会变成这样？主给我提醒：或是真的这样又何妨？难道不能为主受点委屈吗？主啊，是的！我不必为此失去平安呀！



宣教士常要经过不同国家的海关，心情也许会忐忑，也有常被要求要贿赂，否则受到留难。如何学习漠视这些「难关」的困扰，我仍要多多学习。

人生有无数的难关，许多都是无端端遇上的。世界正历经风云变幻，我们预备好吗？

一首苏轼的诗《定风波》，我很喜欢。

「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。

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

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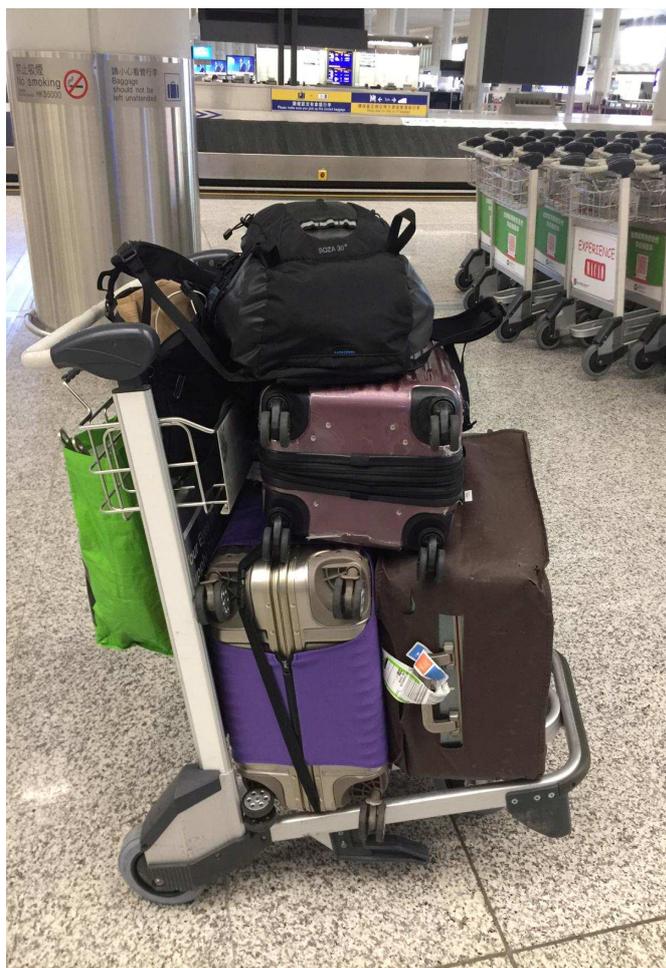
料峭春风吹酒醒，微冷，

山头斜照却相迎。

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

也无风雨也无晴。」

预备好了，就不需要介意是风雨或晴。好一句「一蓑烟雨任平生」，难关就是像雨打在身上一样看为闲事。相信许多宣教士已有这种能耐，我这个老「初哥」还是要谦卑学习了。由住宿隔离一夜的酒店回家，隔离的途徑仍未完结。迎来的是乌云密布，山雨欲来，乘着汽车内，有不惧疫菌的姊妹和师母载送回家，有靓汤及温情，应该满心感恩吧！愿主怜悯我的软弱！



S3 - 隔离

经过十四天居家隔离后，我可以出外活动了，可以着实地感受到今时的我城——香港，也感觉到我真的离开了远隔重洋的欧洲了。返港首主日虽在隔离中作网上讲道，两周八个聚会或会议，这星期也开始了网上教学，但到这个主日，始可以出外在一教会作直播讲道。很期待那「着了陆/回了家」的事奉感觉。

回到原点，感到归家的亲切舒服，始泛起曾是客居乡异的回忆。但毕竟作客一年，回忆中难免感到落寞和不舍。我切身处地想到众多宣教士，人在海外不是要面对与家乡离别、家

族隔离？及至回家后，便又与工场及战友的隔离？有些宣教士，更要与在「宣教士子女学校」就读的子女隔离！

所以，宣教士总是经历多方面的隔离，感受离愁别情的困扰？

隔离能导致孤独的寂寞，会产生无限的牵挂！尤其是某方出现危机，焦虑就更难免。宣教士的感情压力，可以是十分大的。若不是上主呼召人离开本地父家，谁肯远走他乡？谁愿意接受隔离之痛？在家真的是千日好。

---- 返回香港，再次投入这个叫我很易产生使命感的方，因为每事都叫人魂牵梦萦，为着本已遏止，却因行政决策，引发第三波疫情，导致感染而断送生命，达百人之数！还有数不清的间接受害者，市民感到遗憾和悲愤。全城强忍大半年，全天候戴口罩生活之苦，或忍受各种隔离措施，严格的清洁程序，满以为可以遏止疫情如澳门台湾等地，结果前功尽弃，又要重来。

学生学业、工人工作、教会生活等受到严重影响。弟兄姊妹面对社会的各种现象，充满悲情和沮丧，有些准备移民，有些则坚持撑下去，各自盘算。但是，最紧急的莫过于那些直接或间接，因疫症而丧命，及痛失亲友的生离死别的悲痛。他们在今年的中秋节，可快乐度节吗？作为土生土长的牧者，为我城悲痛欲绝！情何以堪？



宣教心促使人学习设身处地关怀社会，能够达到这样，须具谦卑及开放的学习态度。否则轻易产生误解，导致误判，流于论断。且很易不知不觉地，表现出轻薄蔑视的态度。因此，我必须成熟地看透生命的复杂性，更应认清神旨意的超越性，才能配合神的宣教计划。否则，我便轻易地堕入与神隔离的境况了。求主怜悯！

